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一

重栞宋本毛詩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

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稾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

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洎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閧然佐鬬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為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為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兹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

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勑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
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
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
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
失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
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 【疏】 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皐陶謨說皐陶與舜相荅爲歌卽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遺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録不得**遹及商王不風不雅** 疏 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録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 疏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 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皐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 正義

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揔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立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

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
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
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
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
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
爲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靜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
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
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
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
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

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

疏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
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
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
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
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
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
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
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
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
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卽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己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 正義曰此又揔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礼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旣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

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兖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

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

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礼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賛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

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
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
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
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命周召爲二伯而何彼襛矣經
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
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
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
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
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
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
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卽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
適畀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
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
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
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
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
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
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
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
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
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
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
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
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
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
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
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
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
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

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毛詩正義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案十行本題於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 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爲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按此因上文有增其所簡而誤耳

謹與朝散大夫 明監本謹與誤議典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 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郎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 明監本稱下衍神字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當脫六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卽其省耳餘同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不勝駮正以後所列用爲舉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放傳作昉非也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作昉鄭考工記注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

乘之庸之 閩本同明監本乘作承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 閩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距此六十二歲**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 **鄭語註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 **魯眞公之十四年** 閩本同明監本眞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譜序接連考書錄解題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

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末經畫泯者閩本以下所移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羼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豳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爲顯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挍是也 此詩旣繼二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凡以庶士小人 [補]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 楚滅六并

蓼 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隹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蹖駮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疏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衞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衞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衞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衞國爲首邶鄘則衞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衞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衞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衞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强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弟十五秦弟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爲無筭也。

鄭氏

箋 鄭氏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註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

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疏 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滅。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礼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弟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礼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疏 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襃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玁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 風之至國

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風風也竝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註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疏 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疏 詩者至爲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嗟遮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

疏 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

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容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祉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註同

疏

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

爲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卽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卽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爲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爲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爲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爲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爲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 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
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爲此樂
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
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愼所以感之
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
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
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
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
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
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
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
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
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

疏 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
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
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
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
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
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
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
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
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疏 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

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餓反頌音訟

疏 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

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

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
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
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
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
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
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
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見吾作霸諸
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
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

疏 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
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
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
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
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
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揔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揔上六義則有正
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
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
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
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
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
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
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聲
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
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

矣。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衞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

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

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騶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

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毉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毉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疏 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 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醉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

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郎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疏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

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
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
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
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
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蓺論言之
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
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
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
大王王季。麟音吕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
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
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
之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
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
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南者言此
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
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
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
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
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
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
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
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
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
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
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
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
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爲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
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
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

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爲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捴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捴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已憂不縱恣已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逑○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疑辭以下皆倣

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炎云論語註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與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罝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爲于僞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疏 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爲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聲和也是關關爲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

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
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爲說也采蘩傳曰
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
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
之洲爲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愼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内不妄淫褻君
子若雎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
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爲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
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
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
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
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
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揔言宜求爲君子好匹則揔謂百二十人矣
○箋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揔謂
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
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揔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
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
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
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卽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
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
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
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參差**

荇菜左右流之 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
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沇有並反左右
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菨菜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葅
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内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寤五路反
寐莫利反覺音教○

疏 參差至求之○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

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莕接余其葉苻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鬵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爲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

【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爲已職事故易之也。箋臥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

反側輾轉是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

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爲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爲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爲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爲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疏傳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爲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

此。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祕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摠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

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旣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楊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礼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盩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挍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挍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録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頌後揔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褎自我人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蘩祁祁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鍾鼓旣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膋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元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入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駉者有驊有止第十石駱有駵有雒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筐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佶作仕慇作慇又作慇徵作徵楨作楨朗作朗姞作姞敬作敬禎作禎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鵙鴞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慉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鞫脫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稚云昔幼稚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蠜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蠜螽者衍字采蘋篇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譌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賓也賓乃賓之譌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咮之譌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帨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錄入

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録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大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 分經注本第一卷爲五第二卷爲三第三卷爲三第四卷爲四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四第七卷爲三第八卷爲三第九卷爲四第十卷爲三第十一卷爲二第十二卷爲三第十三卷爲二第十四卷爲三第十五卷爲三第十六卷爲五第十七卷爲四第十八卷爲五第十九卷爲四第二十卷爲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首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即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爲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爲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 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歷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挍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一下無一字案閩本以下仍附刻釋文獨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考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閩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閩本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在前正義序下而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題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復出於上也其一之二以後十行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閩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唯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詁訓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合當以釋文本定本爲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有全然相合者也乃彼時行世別有此本耳茲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幡幡誤番番非也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趙人毛長傳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萇誤長非也釋文序錄云一云名長字志堂本作萇者誤詳後考證困學紀聞引作長云今後漢書作萇亦其證也

不以數次爲無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典籍出於人滅各專門命氏　補　毛本人滅作人間專間作專門案所改是也

詁訓毛自題之　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〇關雎

后妃之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本附釋音與注文號文皆雙行小字唯釋文首加圓圍爲别耳故重刻者致誤也又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閩本毛本别爲中等字皆非其舊

所以風天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爲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卽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故禮義廢下云俗本有作儀者野有死麕序下云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籀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教之

風風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卽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是正義本不作諷正義下文又云風訓諷也者風諷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爲今字而說之其爲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倂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發猶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申毛傳所以别之也毛不注序無可辨嫌故序注本應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祉羽也 小字本相臺本祉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祉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

謨摩舊法 補毛本謨摩作模進

而民思憂 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毅案浦鏜挍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羣籍有引其意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改竄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正義云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之同於定本者此類是也凡正義既著其所從又兼載異本或與定本同或與俗本同也

莫近於詩 補案此節釋音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節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尚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由字譌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兩引譌下作趙商本篇下作張逸也

聞之者足以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卽俗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皆用

此上六義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剜添者一字○補上字宜衍 人君不怒其作主 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作主謂作詩之主也後正義引鄭荅張逸云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補 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挍是也

要所言一人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斥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 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剜添者一字○補神字宜衍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剜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卽稱其大名如易緯單稱易書序單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枚舉者也

愛在進賢 補 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

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若關雎之有別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關雎作雎鳩案關雎是也下傳云有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若雎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爲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雎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本所無也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閩本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傳字箋字遂於注首加傳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爲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明刻單注別本更有并箋下云字去之者尤爲誤甚餘同此

怨耦曰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傳作逑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明文當亦與釋文本同臧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爲假借者多不言讀爲而顯其爲假借有二例焉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爲璲之假借价人維藩箋价甲也以价爲介之假借是其類也一則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如此經之逑箋則曰怨耦曰仇以逑爲仇之假借及湜湜其止箋之小渚曰沚山有橋松箋之槁松在山上可以樂飢箋之可飲以療飢皆其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爲也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之以去其癥結其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人所易曉不悉說焉臧琳又以爲徧考毛詩兔罝無衣皇矣等逑匹之逑皆作仇此經作逑出後人私改亦非也凡毛氏詩經中之字例不畫一如或用害或用曷而同訓何或用肩或用豣而同訓獸三歲其類衆矣他經用仇此經用逑不嫌同訓未可據彼改此說文逑下云又曰怨匹曰逑正說逑爲怨匹字之假借其釋文所載本亦作仇者是依箋改經出之於下意所不從章懷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雖經引用要卽所謂以破引之實非毛氏詩舊文也

后妃雖說樂君子 明監本毛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義作悅說悅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郭璞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樸樸字景純取純樸相應字當從木正義多作璞或改作朴朴卽樸之俗字○案段玉裁云樸素字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作樸或璞非或譌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此條舊在曹風候人篇今依先見例錄此

陸機疏云 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旁之說宋代著錄元恪書者多采之毛本因此改作璣其實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釋文亦或誤今正

而揚雄許慎 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扌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其葉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鬵誤鬵者苻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校是也鬵其白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鬵誤鬵者凡陸疏鬵字皆當作鬵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

卧而不周曰輾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茲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鍾鼓樂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一章章四句補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　與詩禮俱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别是也　詩禮本無九言者補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

仲治之言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治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治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丄爲乎　其篇詠有優劣采補毛本采作乎　采采若苢補若當作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傳夫附反見賢遍反

疏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丁丈反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摶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藂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乱反喈音皆摶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

疏　葛之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

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旣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旣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絺綌彼不爲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艾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恒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揔上于飛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閫才美之稱得遠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作斁音亦猒於豔反本亦作厭紞都覽反紞織五采如縚然用縣瑱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旣反

【疏】葛之至無斁。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旣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煑之煑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爲絺爲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爲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濩煑至其夫。

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曲礼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麄故云精曰絺麄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礼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註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礼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則爲紞又爲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褘音煇王后六服一曰褘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撋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捼莏也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褖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疏】言告至父母○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

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曰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
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
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
節儉故已令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鄭云同是我之衣服
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
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
婦人爲之昏礼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
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
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
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傳姆
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傳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
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
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
以婉娩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
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故分
之也既有其德順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
廟既毀教於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
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
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
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
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
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
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
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
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正
義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
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
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摠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
句言衣見其摠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

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褘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煩煩撋至褖衣。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漱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漱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厚揔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褻服宜煩撋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揔結始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

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繪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禒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 疏 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爲亞次也輔佐君子搃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爲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豉反行戶康反註下同朝直遥反。疏 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

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輿也而云憂者之輿明有異於餘輿也餘輿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輿故特言憂者之輿言輿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輿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壞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疏 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

九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礼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礼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礼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礼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礼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礼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岡古康反兕徐履反爾雅云兕似牛觵古橫反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礼圖云容七升爲意于僞反殷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傳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也爵揔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爲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揔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愼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礼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

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砠本亦作岨同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

疏 傳瘏病痡亦病也○正義曰釋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樛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為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疏 樛木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義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楊之域○藟本亦作虆力軌反似葛之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

食虆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疏】傳南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

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箋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與下逮而已又與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

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荊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

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荊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

荊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

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

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

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爾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

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旋也成就也○縈本又作縈烏營反說文作藥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螽音終爾雅作蜤音

同惡烏路反【疏】螽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妒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妒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

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愼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己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惛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爲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詵所巾反說文作㚫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愼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愼呂沈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愼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蚝蜢音竹帛反蜢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諭不耳本或作不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音眞女音汝

【疏】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螽斯蚣蝑。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與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箋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耳。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爲仁厚卽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

故皆以爲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薨呼弘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枖云木少盛皃鰥本亦作鱞古頑反

疏 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爲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釐又許愼曰楚人謂寡婦爲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

猶得嫁娶者祇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爲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爲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踰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少詩照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反○

疏 桃之至室家○毛以爲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爲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爲異○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揔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蕡浮雲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蓁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

疏 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葛覃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雎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喻其容色美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案此也字當衍

灌木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藂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冣作外反段玉裁云當作冣冣積也從冖從取才句反古書冣字多誤爲最字從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冣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灌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謂之黃鸝 毛本鸝誤鶯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鶯鳥羽文也鸝黃鸝二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鸝

看我麥黃甚熟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艸木蟲魚疏正作不

濩煑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濩下云煑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己意增損注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采釋文

以煑之於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乂是鑊鑊煑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又作濩同

纓之無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綏作緌案緌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緌字誤爲綏久矣鄭定用緌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考此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爲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爲曷之假借傳例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鏜云誤衍○姜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此后妃莘國之長女閩本明監本毛本莘誤幷故王肅述毛合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若如傳言私服宜否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后妃嗟呼而歎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也

君賞功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若

衞侯饗苦成叔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葢以苦成爲邑成爲謚前人亦多言郤犨謚成者其左氏傳舊解與

云何吁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所稱未必爲毛氏詩邢氏不辨此經作吁而引之非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盱者盱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用字例不盡一也例見前

痡亦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正義本標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嫌於瘏病也之下更云痡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樛木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云言能逮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旣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荊楊之域 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作揚考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引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鄭箋應本作揚字釋文正義二本應俱作揚字餘同此

似葛之草木疏云 補 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重毛本亦非

一名巨瓜 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苽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

令之次敘進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降邇遐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邇作爾案爾字是也

○螽斯

德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忌意同讀當三字爲一句也

維蚣蝑不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然正義云則知唯蚣蝑不耳是正義本作耳不字當上聲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他箋所用耳字多誤爲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肱鳴者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

其股似瑇瑁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叉形近之譌

若祿衣之類 閩本明監本祿誤緣毛本誤綠案祿衣見鄭綠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蝑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唯維唯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維亦作唯采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昏案昏婚古今字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每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昏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

士昏禮及行露匏有苦葉昏時等仍用昏者非此例

襄二十八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七誤入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狼跋文王正義皆云庸美小雅廣訓文是其證浦鏜云爾雅上脫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選注之類多稱小雅漢書志云小雅一篇誤本乃作小爾雅耳

无告无譽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无字誤無案引易文舊多作无其非易文閒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為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

興者踰時婦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踰作踰考文古本同案踰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謂年時俱善為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入字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菟罝菟又作兔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 疏 兔罝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作兔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后妃事終故揔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揔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橛也樴音特橛音其月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鴆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 疏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至干城。○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鄭唯干城爲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

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扞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箋干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逵九逵之道。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逵方九軌

疏 傳逵九逵之道。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疏 赳赳至好仇。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林林中。施如字沈以豉反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斷丁亂反

疏 公侯腹心。毛以爲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罝兔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箋此罝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此卽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天下和政教平也。芣苢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郭璞云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愼

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舄音昔 疏 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天下和政教平。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雖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乎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此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洽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揔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揔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 疏 傳芣苢馬舄。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任者卽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爲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爲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縶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掇拾也。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捋取也。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袺執衽也。袺音結衽入錦反又而鴆反衣際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扱衽曰襭。襭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扱初

洽反【疏】傳祮執至曰襭。正義曰釋器云執衽謂之祮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祮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反【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紂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爲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犯禮而往將不至也。泳音詠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箄筏也又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箄音皮佳反柎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疏】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絜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絜淸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絜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

乘泭以求濟以與女皆貞絜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絜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泭。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曰栰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翹祁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絜者一本無絜字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

疏 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絜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卽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卽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

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蔞草中之翹翹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疏 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 疏 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 疏 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

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妹迴反幹也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惄本又作愵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

疏 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爲墳傳曰濆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江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稻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箋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爲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爲非其事也。傳惄飢意箋惄思。正義曰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大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

疏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覬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卽知不

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己而去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爲棄己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己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己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魚名頳勑貞反說文作䞓又作頳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辟此一本作辟此處昌慮反爲踈于僞反踈亦作疏。

【疏】魴魚至孔邇。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卽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頳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頳郭云頳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吕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麏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麏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

疏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旣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繇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爲此次旣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箋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敎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大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爲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爲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眞相應音鷹當也

于嗟麟兮 于嗟歎辭 疏 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

似於麟獸也卽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乂云人臣則脩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脩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駮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駮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傳于嗟歎辭。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書作顁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頟也本作顚誤

于嗟麟兮 疏 傳定題。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謂頟也傳或作顚釋畜云的顙白顚顚亦頟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疏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卽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爲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疎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

于嗟麟兮 疏 傳麟角箋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

○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誰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鳲音同爾雅云鳲鳩鴶鵴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楊雄云戴勝也

疏 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秸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鴶鞠音菊爾雅作鵴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乘繩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

疏 維鵲至御之○正義曰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鳲鳩秸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鳲鳩也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

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瞷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宜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鳩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疏箋滿者至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迓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蘩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沼之紹反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蘩皤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荇菜正義曰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爲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芼此傳言草皆菜也○箋于以至蘩菹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卽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卽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髲皮寄反鄭音髲鬄本亦作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

者自廟反其燕寢○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

疏 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鬄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鬄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錫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爲髲鬄者以剔是翦髮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爲髲鬄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旣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卽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緣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婦髲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誒也○傳僮僮竦敬○正義曰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卽此被之僮僮爲祭前矣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髲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卽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與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卽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卽濯溉一也鄭幷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互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溉鼎廩人溉甑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

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祁祁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卽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蘩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三）

○兔罝

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爲下出可任其任爲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字耳

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小字本相臺本兔罝作罝兔案罝兔是也箋三章皆云此罝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義云箋云罝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罝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爲此罝兔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罝之人又經直陳兔罝之人賢又毛以爲兔罝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爲兔罝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罝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罝之人皆誤

使之慮事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疏作無爲是是也

○芣苢

卒章言所成之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當盛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妊案妊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閟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妊

可鬻作茹 補案陸疏鬻皆作鬻下凡引陸疏作鬻皆誤

袺執衽也 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襭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擷一本作襭同正義標起止云傳袺執至曰襭即一作本也考文古本作擷采釋文考說文衣部襭擷文重實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兼及字畫之異如兒作皃䭲作饞之類并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亨本又作亯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為長

不可休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皆爾本或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爲字之誤惠棟九經古義以爲思息通非

漢有游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遊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作遊以出遊字從辵泳游字從氵爲區別也考游古文作𨒪隸變作遊說文云旗流者正訓也出游泳游皆假借經出游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為長

方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泭或作柎樊光爾雅本作柎考文古本作柎采釋文或作本○按依說文作泭是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

定本遊女作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剜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游作遊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遊誤互易其字

編竹木曰栰 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閩本剜入是也

方之舟者 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閩本剜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爲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爲長

至意焉釋訓云 明監本毛本焉下有○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剜入是也

○汝墳
釋水云汝爲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墳當依爾雅作濆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按說文曰濆水厓墳者墓也
○漸而復生曰肄補毛本漸作斬案斬字是也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
可考故下章而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剜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刪不知正義自爲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
義而誤
辟此勤勞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
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憂思昔在於情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補案或直云
麟止止字此誤作趾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擊鼓權輿正義亦誤氐正義不誤　言從
乂成閩本明監本毛本乂作义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毋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乂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乂爲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乂　貌
恭躰仁閩本明監本躰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躰卽當時俗字
爾雅頌也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頌作額案所改是也

此皆君新【補】毛本新作親案親字是也上下文皆可證

○鵲巢

冬至架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爲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而駮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橫架爲義與釋文作架之者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駮之當以釋文本爲長

而有均壹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案壹字是也均壹字當作壹一二字乃作一經中所用有互通者假借也注及正義自爲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又有作一字者乃寫者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本是御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裧誤供以士昏禮考之浦校是也

言迓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者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采蘩

苟有明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蘋南西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菹以特牲者之浦按是也

主婦髲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鬄作髢釋文云鬄本亦作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鬄五經文字云鬄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鬄說文鬄鬄髮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鬄所謂詁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鬄與髢爲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鬄字皆別見卽髲也不得重

在髮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鬄今少牢亦一誤而爲鬄追師亦再誤而爲髢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髮髢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又首服被髮之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纚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因上文譌作裼并盡改其未譌者誤甚下同

文王夫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髮髢無去字 明監本毛本髢誤鬄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髢不用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喓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躍音藥蠜音煩種章勇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目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覯古豆反降戶江反

【疏】喓喓至則降。正義曰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蠜。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爲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爲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

爲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爲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卽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爲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奥卽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爲禮卽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爲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覯竝言乃云我心卽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竝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虌鼈卑滅反本又作虌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

疏 陟彼至其蕨。毛以爲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鼈菜然此采鼈者欲得此鼈以興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鼈。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鼈爲異耳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鼈。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名地者周揔百里雖名地亦屬周不分别采地之周名也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鼈。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鼈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憂也。惙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音悅註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薇音微草也亦可食

疏 傳薇菜。正義曰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離力智反

疏 傳嫁女至相離。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己故己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

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爲思與女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娩音晚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蠶紝女金反何如鴆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絛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兮反

疏采蘋三章章四句至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之以爲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卽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云子至法度○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繰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者則紝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菹醢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菹醢在豆籩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爲今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

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娩聽禮本亦然今俗云傳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

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蓱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

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為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

菜也潦音老蓱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湇之中是鉶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

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煑也湇去急反汁也鉶本或作銒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礼音衡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

司為之○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

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

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齏音資本或作粢

疏 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

之妻將行嫁欲為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

而還往何器亨煑之維錡及釜之中煑之也既煑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

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

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

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爲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爲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絜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蘋至之芼。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湇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湇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湇於醢北注云大羹湇煮肉汁則湇汁也。傳宗室至牖下。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箋牖下至爲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凡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爲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爲之。傳少女至蘋藻

○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礼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卽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揔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礼女爲一者蓋見昏礼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礼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礼之今毛傳作礼儀之礼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礼故聘礼用醴酒礼賓作礼儀之礼定本礼作醴○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礼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礼女也案昏礼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礼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礼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礼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礼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礼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礼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礼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礼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礼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礼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卽牖下又解毛傳礼之宗室謂教之以礼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礼之於宗室既言礼之卽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礼之物若礼之爲以礼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礼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礼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傳礼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黎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甘棠三章章三句至南國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爲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豳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爲二伯故云召伯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爲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揔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云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疏】蔽芾至所茇○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我

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竝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愒起例反徐許罽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疏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荅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浥又於

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莫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下强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

昬昕許巾反至礼用昕親迎用昬

疏厭浥至多露。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礼不足懼違礼之汙身故不爲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礼。鄭以爲昬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旣失時而礼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昬昕。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礼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旣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礼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昬礼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礼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礼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礼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礼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礼云令會男女謂初昬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昬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礼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礼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礼者辨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昬昕儀礼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昬壻也鮑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昬明是壻也經言夙卽昕也夜卽昬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礼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礼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礼以昕壻親迎以昬今行多露失時也礼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礼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礼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旣不受其礼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埆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𣪊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咮本亦作噣郭張救反何

都豆反鳥口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紂帛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謀也妁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

疏 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名我而獄也見名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名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名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傳不思至獄埆○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摠之○箋物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咮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名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名伯卽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名伯公卿所當爲乎○傳昏禮至五兩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娉女大璋諸侯以娉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

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己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爲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彊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娉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爲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敎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疏 傳墉牆 ○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爲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行下孟反 疏 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 ○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揔謂六州也以篇在名南故連言名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爲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敍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

嗚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
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
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爲節儉自
公爲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
事故先說其皮夛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爲文勢之便也。箋鵲巢至之人。
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
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
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
日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
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它本又作佗同徒何反
它數也本或作紽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公門也委蛇

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
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虵本又作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虵沈讀作
委委虵虵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
崔如字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

【疏】羔裘至委蛇。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
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
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
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
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
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
巳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竝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總數
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孫炎曰緎之爲界
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
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
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
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
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
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維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
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既云
素絲卽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

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辞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傚效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爲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礼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礼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飱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爲從公爲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猶皮也緎縫也。緎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

疏 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别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别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士則麑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唯麑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

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衮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偟音黃暇也使所吏反

【疏】殷其靁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爲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爲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爲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

之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復符福反閒音閑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振音眞爲君于僞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 疏 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爲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爲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靁至天下○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雨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爲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疏 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處居也○處尺煮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四）

○草蟲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已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蕨鱉也 相臺本鱉作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虌案釋文鼈本又作虌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言我也我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爾女也女衆君子之屬爲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同因蒙上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衆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鱉采者得其所欲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鱉是正義本作采讀以采者得其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采蘋

此祭女所出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筐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則非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爲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以改箋凡正義自爲文其於注有足成亦有檃栝皆取詞旨通暢不必盡與注相應

祭事主婦設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

江東謂之藻音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即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凡古本注內云音某者俗本多刪之或刪之而僅有存者詳見爾雅挍勘記舊於此云正義自作音非也

主婦人及兩鉶鉶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

衍人字以持牲考之浦校是也

○甘棠

今棠黎補黎當作棃何所慭據補慭當作憑

箋云茇草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茇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茇草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爲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注爲是

召伯所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說文無憩字當作愒今考釋文云憩本又作愒小雅菀柳大雅民勞經皆作愒憩但愒之俗字耳釋文舊有誤今訂正

○行露

箋云夙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云小星箋同今考此及小星箋各本皆無夜莫二字與釋文本不同也下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爲長我將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陟岵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文本耳盧文弨欲依蜀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也采釋文○按舊挍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卽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爲夜鄭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爲終夜也箋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暴字同讀作亘良反釋文而強來其丈反下強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強並亘良反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強委之乃左昭元年傳文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強采釋文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爲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媒氏文也又云媒氏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

字言合其字者媒氏作純傳亦作純於字爲合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義本爲長釋文紂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與定本同也考文古本作純采正義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紂亦依定本改耳

天子以娉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娉誤聘下同

○羔羊

羔取其贄之不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浦挍是也

退食謂減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孫炎曰緎之爲界緎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爲

維緦紃耳 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行可蹤迹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從迹可證也釋文從字亦作蹤非是義本

唯麑裘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麑誤麛案山井鼎云上麛字同今本考此上依玉藻字下依論語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麛麛是正字麑是假借魚麗傳不麛本或作麑同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朔誤朝下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然衮冕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剜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殷其靁

勸以義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室家當王家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爲句與下連文

非雨靁也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靁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

疏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卽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旣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

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旣盡喻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晩此篇三章宜一章與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晩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强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卽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摽有梅其實七兮

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墮迨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云顗也

【疏】摽有至吉兮○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爲昏比十五爲衰對十八九故爲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爲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巳

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昬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爲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塈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爲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巳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標有梅其實三兮 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今急辭也

標有梅頃筐塈之 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巳晚頃筐取之於地。頃音傾塈許器反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金

疏 標有至謂之。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昬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巳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巳過不可復昬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昬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昬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不待至不禁。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卽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卽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

疏 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

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礼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礼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内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礼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礼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礼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礼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嘒彼至不同。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礼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礼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嘒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

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
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
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
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
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
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
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
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早未有以
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
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
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
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
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

疏 傳參伐昴留○正義
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
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
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
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
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
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衾被也裯
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
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

疏 傳衾被裯襌被○正義曰葛生
曰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
亦宜為卧物故為襌被也○箋裯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
為裯蓋因於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
何其碎𦶜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
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
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
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

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别也篇內同疏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自悔。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竝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竝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疏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竝流以與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畱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畱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

宜反又音祇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崏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蕭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本亦作麏又作麇俱倫反麏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 疏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包逋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 疏 野有至誘之○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麕肉爲禮而來是也○傳

凶荒至絜清。正義曰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春不暇待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爲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爲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逑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

有女如玉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

疏 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絜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樕小木。正義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竝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箋如玉至絜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絜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絜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絜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絜故也

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

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脫物外反注同**無感我帨兮**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涗始悅反**無使尨也吠**。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尨美邦反吠符廢反

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己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傳帨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尨狗至狗吠。正義曰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說文云衣厚貌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繢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翟音遙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畧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士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曾嫁

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士諸侯不得純敵天子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爲然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箋下王后至褕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衞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

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栘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 **曷不肅雝王姬之**

車 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 疏 何彼至之車。正義

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

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

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襛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

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唐棣栘。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

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

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

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

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疏 何彼至之子。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

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

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

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

之王。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

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

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

平°來毖殷乃命寧卽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

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

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

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 疏 其釣至之孫。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與其娶

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亂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已

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

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

。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荏

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礼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竝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疏】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礼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豝豵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摠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德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遣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

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

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

【疏】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茁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爲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傳豕牝至之發。正義曰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叉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騶䖙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叉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注及荅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爲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驅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蓬草名也蓬蒲東反○**壹發五豵**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豵同**于嗟乎騶虞**

疏傳一歲曰豵○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豜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豵○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麉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豜從兩肩爲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麉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一之五

○摽有梅

男女及時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也 冰泮殺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送女冰泮殺止是荀卿本作止楊倞所注作內而連下文十日一御爲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家語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則男下剜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此二十復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是也 衰少則梅落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喻去春光遠補毛本光作尤 故季夏去春遠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 二月綏多女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爲是是也士冠禮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耳 禮又王世子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字衍從昏義疏挍非也昏義疏引之不備耳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齒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與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螽斯正義引摽有梅云與者喻乃檃栝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螽斯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民人又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及後正義有作人民者即自爲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如不待禮補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

○小星

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以興禮雖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爲星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燭閩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

抱衾與禂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裯後改禂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

次夫人連夜 補 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人所專可證

○江有汜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然而並流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而誤得案正義云言江之有汜得並流此正義自為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闕雖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耳穆天子傳所謂枝詩讀為其宜反又音祇義亦無大異不當遂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成渚字作岐亦同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逋茆反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苞苴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誘下云導也亦是改用今字非釋文本毛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玉有五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剜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脫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

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襛矣

雝則王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雝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雝王姬一本作雝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雝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爲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挍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案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剜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箋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補〕各本注疏及尚書平皆作伻案羣經音辨引洛誥平來以圖正作平字唐石經作伻衞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陳鄂所改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苹尚書平秩馬融本作苹曰使也周禮春官車僕苹車故書作平十行本蓋出于善本故此猶存其古

以絲之爲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異本作驅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爲驅也之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茁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茁字浦鏜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尚書馬本作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即出正義所引也

射注〔補〕毛本射下有義字

尾長於驅〔補〕毛本驅作軀案驅字是也

應信而至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即用毛說謂信爲毋義爲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豜從兩肩爲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麢當作麛下云肩麛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二之一）

十八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内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幷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鄁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内以畿内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内河内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横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兖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監禄父禄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禄父禄父不自監也言禄父及三監叛則禄父也外更有三人為監禄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

丘頓丘今爲鄰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旣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是也。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旣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旣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旣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

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諡多則次有詳畧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

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毋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卽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卽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旣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卽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

疏 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覯閔旣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

彼柏舟亦汎其流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敷劒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耿耿猶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儆音景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敖本亦作遨五羔反 疏 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彼彼兄弟。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疏 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己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兗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 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已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

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
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君子至可
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
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 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悄七小反慍憂運反。**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閔病也。遘古豆反本或作覯
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 疏 憂心至有摽。正義
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
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
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
。傳摽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爲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日**
居月諸胡迭而微 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戜音
同云戜常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疏 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
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
不澣之衣衣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
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
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曰兄日
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諭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
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
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
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
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
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

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牋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

疏 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卽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箋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綠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間間厠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云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疏 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

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黄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爲上僭乎餘同○傳綠間色黄正色○正義曰綠蒼黄之間色黄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黄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綠兮至上僭○正義曰綠衣黄裏爲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爲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知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黄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褖衣反以黄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黄爲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黄喻亂嫡妾之禮○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

【疏】綠衣黄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黄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黄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爲一稱議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

殊衣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綠兮絲兮女所治兮**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旣反下音志**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疏 綠兮至訧兮○毛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與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旣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褖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與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旣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 絺兮至我心○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與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紛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

之禮故以爲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緑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於見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音丸郎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莊姜至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憤符粉反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瞻視也○涕他禮反徐又音弟

【疏】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與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己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己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鳦○正義曰釋鳥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

燕鳦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却○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上時掌反篇內皆同

疏 傳飛而至曰頏○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音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佇立久立也○佇直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與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激經歷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實是也本亦作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塞瘞於例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

疏 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嬀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顧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與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爲及也顧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荅於己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己薄也○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疏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

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與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

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正猶止也 疏 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

謔浪笑敖 言戲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疏 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己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 霾雨土也。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雨于付反風而雨土為霾

惠然肯來 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我思如字

疏 終風至我思。毛以為天

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絶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爲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已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曀於計反復扶富反。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疌本又作嚏又作疐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㰦案音丘據反玉篇云㰦欠張口也咳開愛反。**疏**終風至則嚏。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爲異具在箋。傳陰而風曰曀。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喩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已喩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嚏跲。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嚏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也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

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虺虛鬼反。**疏**曀曀至則懷。毛以爲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爲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如常陰曀曀然。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

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氷反蔡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

【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爲將而與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弒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爲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不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卽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卽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簒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則州吁爲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

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衞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爲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當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衞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

疏 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衞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忡勑忠反

疏 從孫至有忡。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反注同**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

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 疏 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

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

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

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箋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爲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

於得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

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

難。偕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 疏 死生至偕老。毛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

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

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爲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

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爲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爲伍謂與

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略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

兮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 **于**

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敻敻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

如字 疏 于嗟至信兮。毛以爲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

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爲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

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卽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之二）

邶鄘衞譜

在上黨沾縣大黽谷　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沽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　則禄父也外　【補】毛本也作已案已字是也　頓丘今爲郡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　成王尚幼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成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子孝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　則身已歸宋　【補】宋當作衞　舜爲國名而施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也　五十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脫五字是也鄘柏舟正義所引有

迎桓公子晉於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弟誤子是也　惠公復八三十三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二十一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故鄭於左方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譜䟽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非是左方者卽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爲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爲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　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

○柏舟

汎汎流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泛然而流者標起止云汎流是正義本不重泛字釋文云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衆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相臺本有衆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衆字正義云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詁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旣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詁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按舊挍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意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作各有宜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義字下曰已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必連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慍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慍下云怒也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緐傳云慍恚正義云說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怨也亦其一證

孝經讖曰兄目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字　**日月又喻兄姊**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剜去案此六字爲一句刪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嬖也又云是吁州驕也定本妾上

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雖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爲說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裳故其文不同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先染絲後製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作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箋耳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者 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閩本剜入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燕燕

陳女女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弟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箋云差池其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于爲往下一于爲於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著于於也一訓因之子于歸于往也桃夭已有傳而于飛所以與于歸其同爲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此燕卽今之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卽取此正重燕字

尾涏涏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涏當作涎形近之譌○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涏以韻言則霆電亦音之轉

往飛之之貌 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剜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輙刪者非也

聲有小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作大小誤也案上正義云故以上下與音喻言語大小者以自爲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皆倒也不當據改又雄雉箋亦

作小大可證

實勞我心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遺。耳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也

塞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本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不更說瘞字釋文云瘞崔集注本作實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而箋云塞充實也常武箋云自實滿本此傳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卽說文之瘱字。段玉裁云瘞者幽薶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謂卽心部瘱字非是瘱者靜也義同

孝友睦姻任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婣毛本同案姻字是也此箋用漢時今字與周禮經古字不同也相臺本毛本所改皆非是

記古書義又且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旣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南陔正義引作當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言日乎以照晝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不循不循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述案山井鼎云箋申毛傳作循似是考凡鄭箋皆箋傳而非箋經循字是矣

○終風

在我莊姜之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中心是以悄傷閩本明監本毛本悄作悼案所改是也

浪意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爾雅疏卽取此正作明。按此當作萌爲是舍人意浪讀爲蒼筤竹之筤易正義曰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浪意萌也作明者誤韓詩云起也正是意萌之訓謂如波之起也

願言則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疌本又作嚏又作疐舊作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作疐跲也鄭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跲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跲也則其經當是疐字釋文疌卽嚏之變體狼跋釋文疐本又作疌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疌字迥不相涉若經字作止部之疌鄭不得讀爲嚏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經義雜記云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疌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卽王本也其說非是由誤讀釋文爲從止之疌所致也

嚏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嚏當作疐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釋文云劫也本又作跲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㰦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作劫崔靈恩作㰦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爲長

終風至則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嚏跲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嚏跲又云嚏劫而不行凡四嚏字皆當作疐正義舊是疐字不知者以箋嚏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寤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

○擊鼓

則吁爲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兵車十乘 補案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是一乘之譌

故吁嗟歎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吁當作于騶虞氓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二之一